

略论传统劳动教育

——兼及传统劳动教育研究的立场与方法

吕红梅

(扬州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在非形式化教育阶段,教育与劳动的边界是模糊的,教育就在生产生活中。随着形式化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学校教育产生后,劳动才从教育中“出走”。有关劳动及劳动教育的思想理论千百年来则不绝如缕,要而言之,一方面传统劳动教育重悯农惜物、贵修身养性、崇智慧贯通,另一方面也存在劳动符号化、人劳已劳区别化表现,需要一分为二、批判地继承。

关键词:劳动教育;传统教育;传统劳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1-00103-05

近年来劳动教育正越来越成为教育界探讨的重点和热点,无论是关于劳动教育的理论研究,还是有关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和创新,成果越来越丰富,以“劳动教育”为主题词检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2016年、2017年每年仅四五十篇论文,即便是2018年也才不到60篇,但2019年即迅速达到229篇,2020年又翻了一番至429篇;与此同时,有关“劳动教育”的学术专著、各级各类学校的专用教材次第推出,或者对劳动教育本质、特征、功能进行审视,^[1]或者对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及嬗变进行深挖,^[2-3]或者梳理劳动教育与素质养成的关联,^[4-5]或者探索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设计。^[6-7]此外,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劳动教育中心创办辑刊《劳动教育评论》,各种专题性学术研讨会陆续召开。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新时代劳动教育特别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新发展和相关方针政策都很有启迪。中国拥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程,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有关劳动及劳动教育的理性思考和实践探索有如潮涌浪花时的激荡,梳理这一漫长文明进程中不同时空背景下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演变,既有助于更为客观地观照教育与历史、社会的互动,也有助于从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高度透过历史的长时段来辨析劳动教育

确立的影响条件和机制。

一、观照传统劳动教育的前提

劳动创造人。人既是劳动的主体,也是劳动的客体。劳动在从猿到人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既丰富着自己的形式,同时也促进着劳动主体“人”的转化。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手,它既是劳动者最直接的身体工具,同时又是劳动的产物,^[8]正是不断丰富的劳动实践活动,让手越来越灵巧、越来越强大,并能够超越躯体得以延伸。与此同时,劳动也因为手的灵巧和强大特别是借助其超躯体的延伸——工具,也越来越进步,其成果更是改变着人类自身及其所处的世界环境。

劳动是独特的,其独特性表现为工具性、社会性和创造性。人类劳动天生就表现出“善借于物”的特点,这也使得人也只有人能够突破躯体的生理限制,使手、足、眼、耳等得到全面的延展,因而手的力量虽小却能够开山辟谷,脚的速度有限却可以奔跑如飞,虽没有某些动物的复眼结构却能够将目光穿越星际,虽没有异常灵敏的耳朵却能够听到千万里之外的电波。人的劳动是集体的、社会的,它不仅具有现实维度的协作性,而且还具有穿越千年的历史继承性,不仅仅有劳动成果的代际积累,而且更有劳动智慧的共创共享,不

收稿日期:2020-11-12

作者简介:吕红梅(1972—),女,江苏泰兴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仅仅有劳动过程中的互帮互助,而且还有彼此间的容错纠错,正因为如此,劳动既需要人类普遍的联系,而且也促进着人类越来越结合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承认劳动创造人,看到劳动的工具性、社会性和创造性,固然是我们认识劳动本质的基本前提,但我们也不能无视劳动发展的另一面——劳动的分工分列及对立,以及劳动在教育中的嬗变,特别是作为体力的劳动甚至技术的劳动从学校教育中的“出走”。

尽管劳动是集体性社会性协作性的,但劳动也有分工,劳动的分工不仅体现在某一生产流程中而且表现在社会集团间,不仅生产流程中的分工越来越细而且分工也造成了职业间的分列甚至对立。劳动的这一历史演进,最典型地体现在它在教育中地位角色转变乃至因此而导致的教育变革。最早的教育是非形式化的,即教育在生产生活中,或者说教育就是生产生活本身,一方面教育内容与原始社会生活需要是相应的重叠的,另一方面教育的基本方式也是身教与言传的相辅而行,^[9]这样的教育既是面对面的,也是躯体化的,教育不仅是平等的,甚至还是彼此的。它不仅满足社会一切实践活动的需要包括最迫切的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同时也满足着人类自身生产的需要,因此这样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劳动。但是伴随着劳动的进步,剩余产品增多,原来作为综合劳动的教育开始专门化,形式化教育发展起来,原来寄寓在生产生活中的教育逐渐分化独立出来,开始拥有自己的形态、要素和结构,不仅教与学有了区别,何以教何以学,教什么学什么,如何教如何学,乃至谁能教谁可学等等,都开始成为“问题”,引发“思考”,因而与其说教育开始独立,倒不如说教育开始建构自己的边界:从此开始,一些公共的知识能力——比如实际生产生活的知识和能力,继续保留在非形式化教育中,亦即仍然在生产生活中,而某些“特殊的”知识或能力比如巫史祝卜之类,则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传承。如果说在形式化教育的初期,劳动还被保留在成年礼等氏族的仪式活动中,以及学校教育产生后与之并行的社会教育中技术传承的学徒制、世袭制中,而在学校教育中,在那些只有具备相当资格才可以入学的学校中,劳动就从服务于阶级治术人才的培养体系中基本剔除了。

但是有关劳动教育的思想理念,在历史长河

中却不绝如缕,比如劳动的功能、劳动与人的关系、人是否必须劳动,以及什么样的劳动才是有价值的或者是高贵的劳动、怎样的劳动更有意义或者说人从劳动中能够获得的最有意义的成果是什么等等,凡此种种都值得关注并予以梳理。

二、传统劳动教育重悯农惜物、贵修身养性、崇智慧贯通

探讨传统劳动教育,需要注意劳动观与劳动教育之间的关系,两者既紧密联系,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又不是简单的,即某种劳动观并不必然地生出某种劳动教育理念或实践范式。忽视劳动观与劳动教育理念和实践的联系就是无视辩证法,但将劳动观与劳动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关系简单化必然化则是机械的教条的。比如认识到人类劳动的创造性及其表现出的强大力量,从而提出要“善假于物”甚而相信“人定胜天”,并不表明在其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就必然地重视生产劳动或者体力劳动,相反由“善假于物”推导而出的是“诵经”“读礼”,由“人定胜天”引发出的则是“化性起伪”,即性虽恶,而经由诵经读礼,却可以“终乎为圣人”,^[10]所以探讨传统劳动教育务必戒牵强。

再如《老子》讲“复”颇多——意思不过是回到人类之初,如“复归于无极”(两出)“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其明”;但终究也不过是尽可能回到原初状态,而非极言所谓“复归于无物”,否则何来“静曰复命,复命曰常”“民复孝慈”,^[11]庄子亦然。《至乐》有一段对话:髑髅说像它这样既“无君于上,无臣于下”又“无四时之事”,岂非“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诱导道,如果能够“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间里知识”,难道不想吗?回答竟是“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12]619}但是回到现实,却是《让王》的一段对话:舜要把天下让给善卷,善卷不接受,理由之一就是“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如此自给自足,岂不“逍遥”,又“何以天下为哉”。^{[12]966}——老庄思想中没有“劳动观”吗?没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原始意蕴吗?所以探讨传统劳动教育还须探微索隐。

因此,关注传统劳动教育,希望从其中汲取有效成分,一方面要力戒牵强附会,另一方面还要能够探微索隐。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我们梳理中国古代教育史特别是教育思想史,提出传统劳动教

育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传统劳动教育重在悯农惜物。这方面最富代表性的、最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莫过于《悯农诗》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其实在其前,就有像《诗经》中的《豳风·七月》,较详细地描述春秋时期农人的劳作生活,从劳动工具到劳动保障再到劳动关系,具有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揭开了传统农事诗的序幕;^[13]在其后,则有现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御制耕织图诗》,每幅以墨彩勾勒农桑生产过程,并配以乾隆皇帝御制诗《恭读皇祖圣祖仁皇帝御题耕织图四十六景诗敬和原韵》,制作精美考究,被称为世界第一部农业科普画册、中国首部完整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14]从而将传统农事艺术带到了一个新高度。传统劳动教育对悯农惜物的重视,还表现在籍田礼以祈社稷的制度设计和“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家庭教育观中。传统劳动教育重在悯农惜物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倡导自食其力、自给自足;二是勤与俭始终密切联系;三是既鼓励勤勉努力,又提议劳逸结合。传统劳动观反对好逸恶劳,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时有针砭;但也反对长期超负荷地蛮干,强调劳动要适度适时,并注意身心的调节。

其二,传统劳动教育贵在修身养性。“行”一直是传统思想文化的落脚处,无论是《中庸》倡导的学、问、思、辨、行,还是陆游发出的呼吁“绝知此事要躬行”,抑或是朱子读书法“居敬持志”的收结,或是王守仁“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既是对所学所思的实践应用,更是对所学所思的检验校正。孟子说“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因为唯有身体方面的“行”能够“拂乱其所为”,“心志”经此之“苦”,方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最终养成“浩然之气”。诸葛亮《诫子书》强调“俭以养德”,也正是基于“俭”与“静”是成学与成长的前提,更是“治性”的根本。传统劳动教育重修身养性,体现在两个重要的生活环节:一是事亲。《隋唐嘉话》卷上:“英公(李勣)虽贵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粥,釜燃辄焚其须。姊曰:‘仆妾多矣,何为自苦如此?’勣曰:‘岂为无人耶!顾今姊年老,勣亦年老,虽欲久为姊粥,复可得乎?’”^[15]李勣自己位高权重,更兼年老体迈,仍坚持亲自为病姊下厨烧火煮粥,既是对姊弟情深的表达,更是对病姊的一份尊重爱敬。二是行礼。礼是庄重的,不容苟且敷衍,因为其间倾注的是一

种价值体认,还有由此促发的情感虔敬的升华。《红楼梦》中那些老爷少爷命妇贵妇,平日里哪个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吃口,但每逢正式宴饮,晚辈给长辈递茶送水则必不可免,而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中贾珍贾琏等献爵献帛,贾宝玉贾萼等捧香展毯,至于祭菜,更是由贾敬传于贾蓉,层层级级,最后由邢夫人传王夫人、王夫人传贾母、贾母方捧放在桌上,其间鸦雀无声,^[16]秩序井然,各式程序都由主人们完成,绝不假借他手,其实正从反面印证了在行礼如仪间付出必要“劳动”的价值所在。

其三,传统劳动教育崇智慧贯通。这是劳动教育的最高境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扫一屋”而悟“扫天下”。颜之推在其家训的《涉务》中将“国之材”分为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蕃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六种,并强调说:“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17]没有真才实学,不能体恤民谟,平时“无事袖手”,最后大不了“临危一死”,如何能够利国济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学问源于生活,民情在于体察,“洒扫应对”之间实际上就是从小培养起家国情感。二是由“勤俭持家”上升为“清廉从政”。行事高调,生活奢靡,结果不言自明。唐朝姚崇《遗诫》颇能让人清醒——他用亲身所见提醒子孙:“比见诸达官身亡已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18]要避免这样的衰落唯有勤俭谦逊。三是由践履笃行转化为经世致用。《墨子》曾提出有名的“三表”说:“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19]一种创造,一个提议,甚至一份心愿,是不是符合实际,往大处说要符合历史规律,往小了说要贴近百姓常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审视其能否实现并为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在的福利。在这里,“劳心”与“劳力”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其所以相通,盖在其“不忘初心”;在这里,“劳动”和“教育”并不是简单地重回其起点,而是完成了一次“穿越”式的“超越”。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传统劳动教育对“通识”的一次强大冲击。

三、传统劳动教育的“一分为二”

传统劳动教育尽管在悯农惜物、修身养性、智慧贯通等方面有其优秀性,但我们切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要一分为二地分析。《后汉书》王符与仲长统同传。《王符传》称其“少好学,有志操”,并收录《潜夫论》五篇,其中《浮侈篇》:“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注引《文子》:“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衣形。’”^{[20]1630-1633}男耕女织影响的岂止是一夫一妇,实在关系国家的强大和安危。《仲长统传》称统“傲倪,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因为感慨于“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因而对理想生活进行了一番想象,言之甚为详细:“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面,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蹢躅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羨夫入帝王之门哉!”^{[20]1644}能够“息四体之役”“无苦身之劳”,同时还能够“游戏平林”“咏归高堂”,凭什么?王符从“重农”出发,谈耕织在家国层面的宏大意义;而仲长统则从人生的乐志出发,畅谈知识分子的“消摇”与“永保性命”,两者实际上同时构成了传统知识人劳动观的两个向度——一方面认识到劳动(农业劳动)对于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就自身的生活而言则又向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享受和安逸而不愿意身体力行于耕作洒扫之间。认识到传统劳动教育的这两个向度,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念念于“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何免”;^[21]认识到传统劳动教育的这两个向度,也许就能更本质地认识到为什么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能够开列从海鲜单、江鲜单到牲

单、杂牲单乃至小菜点心饭粥单等三百多种菜色,却并不亲自操刀弄勺,并非一个“君子远庖厨”所能解释,认识到传统劳动教育的这两个向度,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红楼梦》贾宝玉眼中村姑纺织的意象所表达的另一种意蕴。

一分为二地考察传统劳动教育,我们也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它的另一种叙述方式——民间故事中对劳动的崇拜及某种“无奈”。中国古代民间有不少关于勤俭持家、诚实守信导致命运改变的故事传说,但这些故事传说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一个大同小异的“梗”,就是主人公的精神感动了上苍、神仙甚至地精鬼怪,因而经由它们出手帮助,最终摆脱了贫穷的命运,或发家致富,或从此诗书传家。何以如此?不妨再回头来看《论语》中孔子对樊迟的批评。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孔子都一再以不如老农、不如老圃推托,而就在樊迟走后,即批评其为“小人”,原因就在于樊迟没有认识到“学”的根本——有了礼、义、信这些让民敬、使民服、导民情的道,“焉用稼”?^{[22]151}很多学者就此批评孔子不重视劳动人民,其实如果联系夫子的另一句话或许就不难理解其教导樊迟的“良苦用心”了。据《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22]190}“耕也馁在其中”,这句隐含的辛酸和无奈,有几人能解?因此,一分为二地分析传统劳动教育观,我们既要看到传统文化中重视劳动及其教育的一面,也要看到古代社会中的阶级对立这个根本属性。这从传统蒙学教材《三字经》有关知识的组织安排中也可以窥见一二——除了第三节提及“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这些生活常识,基本不再涉及洒扫应对,更不及农业农事,而强调最多的就是修身训蒙、读经读子,宣传得最卖力的则是“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即通过勤奋刻苦摆脱现实的困境实现人生的超越。

一分为二地探讨传统劳动教育理念,才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传统劳动教育的本质,一方面它看到了劳动及其成果的不可或缺,也看到了劳动过程的艰辛,但很少发现劳动过程的美,更不承认劳动的平等,相反一定程度上劳动过程的艰辛、劳动成果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还成为远离劳动的“正当性”表达,成为将“人劳”与“己劳”区别看待的正当性理由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1月24日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讲话中强调,“要开展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和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教育引导青少

年树立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劳动观,培养一代又一代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批判性地继承传统劳动观、传统劳动教育理念,是做好劳动教育宣传、培养青年一代正确劳动观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 [1] 曾天山,顾建军.劳动教育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0.
- [2] 檀传宝.劳动教育论要:现实畸变与起点回归[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 [3] 李珂.嬗变与审视: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重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4] 王官成,徐飙.劳动教育和职业素养训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 [5] 金正连.劳动教育与素质养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 [6] 檀传宝.劳动创造美好生活[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20.
- [7] 何光明,张华敏.高职劳动教育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 [8] 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中国古代社会史: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3.
- [9]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
- [10]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11.
- [11] 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54-208
- [12]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13] 杨洁.从《诗经》农事诗看周代农业生活[J].潍坊学院学报,2020(2):46-49.
- [14] 郑学富.唯知稼穡苦方能懂节俭[N].科技日报,2020-09-18(8).
- [15] 刘隰.隋唐嘉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9.
- [16]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中[M].北京:中华书局,1996:725-726.
- [17] 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M].北京:中华书局,2012:173-174.
- [18] 陆林.中华家训[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103.
- [19] 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266.
- [20] 范晔.后汉书: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1] 龚斌.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42.
- [2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On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Labor Education

LÜ Hongmei

(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China)

Abstract: At the stage of education not formalized, the border between education and labor is vague—education is embedded in productive lif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ormal educat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emergence of school education, physical labor began to be separated from education. The thoughts and theories on physical labor and its education have sprung up like mushrooms. Briefly speaking, on the one hand,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labor education stressed the sympathy for farmers, valued produces, emphasized self-cultivation of one's moral character, and thought highly of being well versed in wisdom; on the other hand, physical labor has gradually been symbolized and there has been manifesta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etting others work and working by oneself. Th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should be inherited with a dialectical and critical attitude.

Keywords: physical labor education; traditional education; traditional physical labor education

(责任编辑:洪林)